舊唐書/卷190中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文苑上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九十中
列傳第一百四十中　文苑中

► 文苑下

郭正一　元萬頃范履冰　苗神客　周思茂　胡楚賓　喬知之弟:侃　備　劉希夷　劉允濟　富嘉謨　員半千丘悅　劉憲王適　司馬皪　梁載言　沈佺期　陳子昂　宋之問弟:之悌　閻朝隱王無競　李適　尹元凱　賈曾子:至　許景先　賀知章張旭　席豫徐安貞　齊浣　王涯　李邕　孫逖弟:遘　子:成　孫:公器　公器子:簡

郭正一

郭正一，定州彭城人。貞觀中舉進士。累轉中書舍人、弘文館學士。永隆二年，遷秘書少監，檢校中書侍郎，與魏玄同、郭待舉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宰相以平章事爲名，自正一等始也。永淳二年，正除中書侍郎。正一在中書累年，明習舊事，兼有詞學，制敕多出其手，當時號爲稱職。則天臨朝，轉國子祭酒，罷知政事。尋出爲晉州刺史，入爲麟臺監，又檢校陝州刺史。永昌元年，爲酷史所陷，流配嶺南而死，家口籍沒，文集多遺失。

先是，儀鳳中，吐蕃入寇，工部尚書劉審禮率兵十八萬，與蕃將倫欽陵戰於青海，王師大敗，審禮沒於陣。高宗駭然，乃召侍臣問以禦戎之策，正一對曰：「吐蕃作梗，年歲已深，命將興師，相繼不絕，空勞士馬，虛費糧儲，近討則徒損兵威，深入則未窮巢穴。臣望少發兵募，且遣備邊，明立烽候，勿令侵擾。伺國用豐足，人心葉同，寬之數年，可一舉而滅。」給事中劉齊賢、皇甫文亮等亦以爲嚴守爲便。正一才略，率多此類。

元萬頃

元萬頃，洛陽人，後魏景穆皇帝之胤。祖白澤，武德中總管。萬頃善屬文，起家拜通事舍人。乾封中，從英國公李勣征高麗，爲遼東道總管記室。別帥馮本以大軍援裨將郭待封，船破失期。待封欲作書與勣，恐高麗知其救兵不至，乘危迫之，乃作離合詩贈勣。勣不達其意，大怒曰：「軍機急切，何用詩爲？必斬之！」萬頃爲解釋之，乃止。

勣嘗令萬頃作文檄高麗，其語有譏高麗「不知守鴨綠之險」，莫離支報雲「謹聞命矣」，遂移兵固守鴨綠，官軍不得入，萬頃坐是流於嶺外。後會赦得還，拜著作郎。

時天後諷高宗廣召文詞之士入禁中修撰，萬頃與左史范履冰、苗神客，右史周思茂、胡楚賓咸預其選，前後撰《列女傳》、《臣軌》、《百僚新誡》、《樂書》等凡千餘卷。朝廷疑議及百司表疏，皆密令萬頃等參決，以分宰相之權，時人謂之「北門學士」。

萬頃屬文敏速，然性疏曠，不拘細節，無儒者之風。則天臨朝，遷鳳閣舍人。無幾，擢拜鳳閣侍郎。

萬頃素與徐敬業兄弟友善，永昌元年爲酷吏所陷，配流嶺南而死。時神客、楚賓已卒，履冰、思茂相次爲酷吏所殺。

附 范履冰

范履冰者，懷州河內人。自周王府戶曹召入禁中，凡二十餘年。垂拱中，歷鸞臺、天官二侍郎。尋遷春官尚書、同鳳閣鸞臺平章事，兼修國史。載初元年，坐嘗舉犯逆者被殺。

附 苗神客

苗神客者，滄州東光人。官至著作郎。

附 周思茂

周思茂者，貝州漳南人。少與弟思鈞，俱早知名。自右史轉太子舍人。與范履冰在禁中

最蒙親遇，至於政事損益，多參預焉。累遷麟臺少監、崇文館學士。垂拱四年，下獄死。

附 胡楚賓

胡楚賓者，宣州秋浦人。屬文敏速，每飲半酣而後操筆。高宗每令作文，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，便以杯賜之。楚賓終日酣宴，家無所藏，費盡復入待詔，得賜又出。然性慎密，未嘗言禁中事，醉後人或問之，答以他事而已。自殷王文學拜右史、崇賢直學士而卒。

喬知之

喬知之，同州馮翊人也。父師望，尚高祖女廬陵公主，拜駙馬都尉，官至同州刺史。知之與弟侃、備，並以文詞知名。知之尤稱俊才，所作篇詠，時人多諷誦之。則天時，累除右補闕，遷左司郎中。知之有侍婢曰窈娘，美麗善歌舞，爲武承嗣所奪。知之怨惜，因作《綠珠篇》以寄情，密送與婢，婢感憤自殺。承嗣大怒，因諷酷吏羅織誅之。

弟 侃

侃，開元初爲兗州都督。

弟 備

備，預修《三教珠英》，長安中卒於襄陽令。

附 劉希夷

時又有汝州人劉希夷，善爲從軍閨情之詩，詞調哀苦，爲時所重，志行不修，爲奸人所殺。

劉允濟

劉允濟，洛州鞏人，其先自沛國徙焉。南齊彭城郡丞懇六代孫也。少孤，事母甚謹。博學善屬文，與絳州王勃早齊名，特相友善。弱冠，本州舉進士，累除著作佐郎。允濟嘗采摭魯哀公後十二代至於戰國遺事，撰《魯後春秋》二十卷。表上之，遷左史，兼直弘

文館。垂拱四年，明堂初成，允濟奏上《明堂賦》以諷，則天甚嘉嘆之，手制褒美，拜著作郎。

天授中，爲來俊臣所構，當坐死，以其母老，特許終其餘年，仍留繫獄。久之，會赦免，貶授大庾尉。長安中，累遷著作佐郎，兼修國史。未幾，擢拜鳳閣舍人。中興初，坐與張易之款狎，左授青州長史，爲吏清白，河南道巡察使路敬潛甚稱薦之。尋丁母憂，服闋而卒。

富嘉謨

富嘉謨，雍州武功人也。舉進士。長安中，累轉晉陽尉，與新安吳少微友善，同官。先是，文士撰碑頌，皆以徐、庾爲宗，氣調漸劣。嘉謨與少微屬詞，皆以經典爲本，時人欽慕之，文體一變，稱爲富吳體。嘉謨作《雙龍泉頌》、《千蠋谷頌》，少微撰《崇福寺鐘銘》，詞最高雅，作者推重。并州長史張仁亶待以殊禮，坐必同榻。嘉謨後爲壽安尉，預修《三教珠英》。中興初，爲左臺監察御史，卒。有文集五卷。

少微亦舉進士，累至晉陽尉。中興初，調於吏部，侍郎韋嗣立稱薦，拜右臺監察御史。臥病，聞嘉謨死，哭而賦詩，尋亦卒。有文集五卷。

嘉謨與少微在晉陽，魏郡谷倚爲太原主簿，皆以文詞著名，時人謂之「北京三傑」。倚後流寓客死，文章遺失。

微子鞏，開元中，爲中書舍人。

員半千

員半千，本名餘慶，晉州臨汾人。少與齊州人何彥先同師事學士王義方，義方嘉重之，嘗謂之曰：「五百年一賢，足下當之矣！」因改名半千。及義方卒，半千與彥先皆制服，喪畢而去。

上元初，應八科舉，授武陟尉。屬頻歲旱饑，勸縣令殷子良開倉以賑貧餒，子良不從。會子良赴州，半千便發倉粟以給饑人。懷州刺史郭齊宗大驚，因而按之。時黃門侍郎薛元超爲河北道存撫使，謂齊宗曰：「公百姓不能救之，而使惠歸一尉，豈不愧也！」遽

令釋之。尋又應嶽牧舉。

高宗禦武成殿，召諸州舉人，親問曰：「兵書所雲天陣、地陣、人陣，各何謂也？」半千越次而進曰：「臣觀載籍，此事多矣。或謂：天陣，星宿孤虛；地陣，山川向背；人陣，偏伍彌縫。以臣愚見，謂不然矣。夫師出以義，有若時雨，得天之時，此天陣也；兵在足食，且耕且戰，得地之利，此地陣也；善用兵者，使三軍之士，如父子兄弟，得人之和，此人陣也。三者去矣，其何以戰！」高宗甚嗟賞之。及對策，擢爲上第。

垂拱中，累補左衛胄曹，仍充宣慰吐蕃使。及引辭，則天曰：「久聞卿名，謂是古人，不意乃在朝列。境外小事，不足煩卿，宜留待制也。」即日使入閣供奉。嗣聖元年，半千爲左衛長史，與鳳閣舍人王處知、天官侍郎石抱忠，並爲弘文館直學士，仍與著作佐郎路敬淳分日於顯福門待制。半千因撰《明堂新禮》三卷，上之。則天封中嶽，半千又撰《封禪四壇碑》十二首以進，則天稱善。前後賜絹千餘匹。

長安中，五遷正諫大夫，兼右控鶴內供奉。半千以控鶴之職，古無其事，又授斯任者率多輕薄，非朝廷進德之選，上疏請罷之。由是忤旨，左遷水部郎中，預修《三教珠英》。

中宗時，爲濠州刺史。睿宗即位，征拜太子右諭德，兼崇文館學士，加銀青光祿大夫，累封平原郡公。開元二年卒。文集多遺失。半千同時學士丘悅。

附 丘悅

丘悅者，河南陸渾人也。亦有學業。景龍中，爲相王府掾，與文學韋利器、典簽裴耀卿俱爲王府直學士。睿宗在藩甚重之，官至岐王傅。開元初卒。撰《三國典略》三十卷，行於時。

劉憲

劉憲，宋州寧陵人也。父思立，高宗時爲侍御史。屬河南、河北旱儉，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存問賑給，思立上疏諫曰：「今麥序方秋，蠶功未畢，三時之務，萬姓所先。敕使撫巡，人皆竦扑，忘其家業，冀此天恩，踴躍參迎，必難抑止，集眾既廣，妨廢亦多。加以途程往還，兼之晨夕停滯。既緣賑給，須立簿書，本欲安存，卻成煩擾。又無驛之處，其馬稍難。簡擇公私，須預追集。雨後農務，特切常情，暫廢須臾，即虧歲計。每

爲一馬，遂勞數家，從此相乘，恐更滋甚。望且委州縣賑給，待秋閑時出使褒貶。」疏奏，謐等遂不行。後遷考功員外郎，始奏請明經加帖、進士試雜文，自思立始也。尋卒官。

憲弱冠舉進士，累除冬官員外郎。

天授中，受詔推按來俊臣。憲嫉其酷暴，欲因事繩之，反爲俊臣所構，貶濆水令。再遷司仆丞。及俊臣伏誅，擢憲爲給事中，尋轉鳳閣舍人。

神龍初，坐嘗爲張易之所引，自吏部侍郎出爲渝州刺史。俄復入爲太仆少卿，兼修國史，加修文館學士。景雲初，三遷太子詹事

玄宗在東宮，留意經籍，憲因上啟曰：「自古及今，皆重於學。至於光耀盛德，發揚令問，安靜身心，保寧家國，無以加焉。殿下居副君之位，有絕人之才，豈假尋章摘句，蓋資略知大意，用功甚少，爲利極多。伏願克成美誌，無棄暇日，上以慰至尊之心，下以答庶僚之望。侍讀褚無量，經明行修，耆年宿望，時賜召問，以察其言，幸甚！」玄宗甚嘉納之。明年，憲卒，贈兗州都督。有集三十卷。

初則天時，敕吏部糊名考選人判，以求才彥，憲與王適、司馬鍠、梁載言相次判入第二等。

附 王適

王適，幽州人。官至雍州司功。

附 司馬皪

司馬皪，洛州溫人也。神龍中，卒於黃門侍郎。

附 梁載言

梁載言，博州聊城人。歷鳳閣舍人，專知制誥。撰《具員故事》十卷，《十道志》十六卷，並傳於時。中宗時爲懷州刺史。

沈佺期

沈佺期，相州內黃人也。進士舉。長安中，累遷通事舍人，預修《三教珠英》。

佺期善屬文，尤長七言之作，與宋之問齊名，時人稱爲沈宋。再轉考功員外郎，坐贓配流嶺表。神龍中，授起居郎，加修文館直學士。後歷中書舍人、太子詹事。開元初卒。有文集十卷。

弟全交及子，亦以文詞知名。

陳子昂

陳子昂，梓州射洪人。家世富豪。子昂獨苦節讀書，尤善屬文。初爲《感遇詩》三十首，京兆司功王適見而驚曰：「此子必爲天下文宗矣！」由是知名。舉進士。會高宗崩，靈駕將還長安，子昂詣闕上書，盛陳東都形勝，可以安置山陵，關中旱儉，靈駕西行不便。曰：

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子昂，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。

臣聞明王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，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。故有非常之策者，必待非常之時；得非常之時者，必待非常之主。然後危言正色，抗義直辭，赴湯鑊而不回，至誅夷而無悔！豈徒欲詭世誇俗，厭生樂死者哉！實以爲殺身之害小，存國之利大。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。況乎得非常之時，遇非常之主，言必獲用，死亦何驚！千載之跡，將不朽於今日矣！

伏惟大行皇帝遺天下，棄群臣，萬國震驚，百姓屠裂。陛下以徇齊之聖，承宗廟之重，天下之望，喁喁如也。莫不冀蒙聖化，以保餘年；太平之主，將復在於茲矣！況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，協軒宮之耀，軍國大事，遺詔決之；唐、虞之際，於斯盛矣！

臣伏見詔書，梓宮將遷西京，鸞輿亦欲陪幸。計非上策，智者失圖；廟堂未聞有骨鯁之謨，朝廷多見有順從之議；臣竊惑以爲過矣！伏自思之，生聖日，沐皇風，摩頂至踵，莫非亭育；不能歷丹鳳，抵濯龍，北面玉階，東望金屋，抗音而正諫者，聖王之罪人也！

所以不顧萬死，乞獻一言，願蒙聽覽，甘就鼎鑊，伏惟陛下察之。

臣聞秦都咸陽之時，漢都長安之日，山河爲固，天下服矣。然猶北取胡、宛之利，南資巴蜀之饒。自渭入河，轉關東之粟；逾沙絕漠，致山西之儲。然後能削平天下，彈壓諸侯，長轡利策，橫制宇宙。今則不然。燕、代迫匈奴之侵，巴、隴嬰吐蕃之患；西蜀疲老，千里贏糧；北國丁男，十五乘塞；歲月奔命，其弊不堪。秦之首尾，今爲闕矣！即所餘者，獨三輔之間耳。頃遭荒饉，人被薦饑。自河已西，莫非赤地；循隴已北，罕逢青草。莫不父兄轉徙，妻子流離，委家喪業，膏原潤莽，此朝廷之所備知也。賴以宗廟神靈，皇天悔禍，去歲薄稔，前秋稍登，使羸餓之餘，得保性命，天下幸甚，可謂厚矣！然而流人未返，田野尚蕪，白骨縱橫，阡陌無主。至於蓄積，尤可哀傷。陛下不料其難，貴從先意，遂欲長驅大駕，按節秦京，千乘萬騎，何方取給？況山陵初制，穿復未央；土木工匠，必資徒役。今欲率疲弊之眾，興數萬之軍，征發近畿，鞭撲羸老，鑿山采石，驅以就功。春作無時，秋成絕望，雕瘵遺噍，再罹艱苦。倘不堪弊，必有逋逃，「子來」之頌，將何以述之？此亦宗廟之大機，不可不審圖也！況國無兼歲之儲，家鮮匝時之蓄。一旬不雨，猶可深憂，忽加水旱，人何以濟？陛下不深察始終，獨違群議，臣恐三輔之弊，不止如前日矣！

且天子以四海爲家，聖人包六合爲宇。歷觀邃古，以至於今，何嘗不以三王爲仁，五帝爲聖！雖周公制作，夫子著明，莫不祖述堯、舜，憲章文、武，爲百王之鴻烈，作千載之雄圖！然而舜死陟方，葬蒼梧而不返；禹會群後，歿稽山而永終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？實將欲示聖人無外也。故能使墳籍以爲美談，帝王以爲高範。況我巍巍大聖，轢帝登皇，日月所照，莫不率俾。何獨秦、豐之地，可置山陵；河、洛之都，不堪園寢？陛下豈不察之，愚臣竊爲陛下惜也！且景山崇麗，秀冠群峰，北對嵩、邙，西望汝海，居祝融之故地，連太昊之遺墟。帝王圖跡，縱橫左右；園陵之美，復何加焉！陛下曾未察之，謂其不可；愚臣鄙見，良足尚矣！況瀍、澗之中，天地交會，北有太行之險，南有宛、葉之饒，東壓江、淮，食湖淮之利，西馳崤、澠，據關河之寶。以聰明之主，養純粹之人，天下和平，恭己正南面而已。陛下不思瀍、洛之壯觀，關、隴之荒蕪，乃欲棄太山之安，履焦原之險，忘神器之大寶，徇曾、閔之小節。愚臣暗昧，以爲甚也！陛下何不覽爭臣之策，采行路之謠，諮謨太后，平章宰輔，使蒼生之望，知有所安，天下豈不幸甚！

昔者平王遷都，光武都洛，山陵寢廟，不在東京；宗社墳塋，並居西土。然而《春秋》美爲始王，《漢書》載爲代祖，豈其不願孝哉？何聖賢褒貶於斯濫矣？實以時有不可，

事有必然。蓋欲遺小存大，去禍歸福，聖人所以貴也。夫小不忍，亂大謀，仲尼之至誡，願陛下察之。若以臣愚不用，朝議遂行，臣恐關、隴之憂，無時休也！

臣又聞太原蓄鉅萬之倉，洛口積天下之粟，國家之資，斯爲大矣！今欲舍而不顧，背以長驅，使有識驚嗟，天下失望。倘鼠竊狗盜，萬一不圖，西入陝州之郊，東犯武牢之鎮，盜敖倉一抔之粟，陛下何以遏之？此天下之至機，不可不深懼也。雖則盜未旋踵，誅刑已及，滅其九族，焚其妻子，泣辜雖恨，將何及焉！故曰：「先謀後事者逸，先事後謀者失。」「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」斯言豈徒設也，固願陛下念之！

則天召見，奇其對，拜麟臺正字。則天將事雅州討生羌，子昂上書曰：

麟臺正字臣子昂昧死上言。

臣聞道路云：國家欲開蜀山，自雅州道入討生羌，因以襲擊吐蕃。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，遂發梁、鳳、巴蜒兵以徇之。臣愚以爲西蜀之禍，自此結矣！

臣聞亂生，必由於怨。雅州邊羌，自國初已來，未嘗一日爲盜。今一旦無罪受戮，其怨必甚。怨甚懼誅，必蜂駭西山。西山盜起，則蜀之邊邑，不得不連兵備守。兵久不解，則蜀之禍構矣！昔後漢末西京喪敗，蓋由此諸羌。此一事也。

且臣聞吐蕃桀黠之虜，君長相信，而多奸謀。自敢抗天誅，邇來向二十餘載，大戰則大勝，小戰則小勝，未嘗敗一隊，亡一夫。國家往以薛仁貴、郭待封爲虓武之將，屠十一萬眾於大非之川，一甲不返。又以李敬玄、劉審禮爲廊廟之器，辱十八萬眾於青海之澤，身囚虜庭。是時精甲勇士，勢如雲雷，然竟不能擒一戎，馘一醜，至今而關、隴爲空。今乃欲以李處一爲將，驅憔悴之兵，將襲吐蕃。臣竊憂之，而爲此虜所笑。此二事也。

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。則蜀昔時不通中國，秦惠王欲帝天下而並諸侯，以爲不兼幹不取蜀，勢未可舉，乃用張儀計，飾美女，譎金牛，因間以啖蜀侯。蜀侯果貪其利，使五丁力士鑿通谷，棧褒斜，置道於秦。自是險阻不關，山谷不閉，張儀躡踵乘便，縱兵大破之，蜀侯誅，幹邑滅。至今蜀爲中州，是貪利而亡。此三事也。

且臣聞吐蕃羯虜，愛蜀之珍富，欲盜之，久有日矣。然其勢不能舉者，徒以山川阻絕，障隘不通，此其所以頓餓狼之喙而不得侵食也。今國家乃撤邊羌，開隘道，使其收奔亡

之種，爲向導以攻邊。是乃借寇兵而爲賊除道，舉全蜀以遺之。此四事也。

臣竊觀蜀爲西南一都會，國家之寶庫，天下珍貨聚出其中。又人富粟多，順江而下，可以兼濟中國。今執事者乃圖僥幸之利，悉以委事西羌。地不足以富國，徒殺無辜之眾，以傷陛下之仁；糜費隨之，無益聖德。又況僥幸之利，未可圖哉！此五事也。

夫蜀之所恃，有險也；人之所安，無役也。今國家乃開其險，役其人；險開則便寇，人役則傷財。臣恐未見羌戎，已有奸盜在其中矣！往年益州長史李崇真圖此奸利，傳檄稱吐蕃欲寇松州，遂使國家盛軍師、大轉餉以備之。未二三年，巴蜀二十餘州，騷然大弊，竟不見吐蕃之面，而崇真贓錢已計鉅萬矣。蜀人殘破，幾不堪命。此之近事，猶在人口，陛下所親知。臣愚意者不有奸臣欲圖此利，復以生羌爲計者哉！此六事也。

且蜀人尪劣，不習兵戰，一虜持矛，百人莫敢當。又山川阻曠，去中夏精兵處遠。今國家若擊西羌，掩吐蕃，遂能破滅其國，奴虜其人，使其君長系首北闕，計亦可矣！若不到如此，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，而爲羌夷所橫暴。昔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，以爲不出百年，此其爲戎。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爲戎。此七事也。

且國家近者廢安北，拔單於，棄龜茲，放疏勒，天下翕然，謂之盛德。所以者何？蓋以陛下務在仁，不在廣；務在養，不在殺。將以此息邊鄙，休甲兵，行三皇、五帝之事者也！今又徇貪夫之議，謀動兵戈，將誅無罪之戎，而遺全蜀之患，將何以令天下乎？此愚臣所以不甚悟者也。況當今山東饑，關、隴弊，歷歲枯旱，人有流亡。誠是聖人寧靜，思和天人之時，不可動甲兵，興大役，以自生亂。臣又流聞西軍失守，北軍不利，邊人忙動，情有不安。今者復驅此兵，投之不測。臣聞自古亡國破家，未嘗不由黷兵。今小人議夷狄之利，非帝王之至德也，又況弊中夏哉！

臣聞古之善爲天下者，計大而不計小，務德而不務刑；圖其安則思其危，謀其利則慮其害；然後能長享福祿。伏願陛下熟計之！

再轉右拾遺。數上疏陳事，詞皆典美。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，父爲縣尉趙師韞所殺。後師韞爲御史，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，候師韞，手刃殺之。議者以元慶孝烈，欲舍其罪。子昂建議以爲：「國法專殺者死，元慶宜正國法，然後旌其閭墓，以褒其孝義可也。」當時議者，鹹以子昂爲是。俄授麟臺正字。武攸宜統軍北討契丹，以子昂爲管記，軍中文翰皆委之。

子昂父在鄉，爲縣令段簡所辱，子昂聞之，遽還鄉里。簡乃因事收繫獄中，憂憤而卒，時年四十餘。

子昂褊躁無威儀，然文詞宏麗，甚爲當時所重。有集十卷，友人黃門侍郎盧藏用爲之序，盛行於代。

子昂卒後，益州成都人閭丘均，亦以文章著稱。景龍中，爲安樂公主所薦，起家拜太常博士。而公主被誅，均坐貶爲循州司倉，卒。有集十卷。

宋之問

宋之問，虢州弘農人。父令文，有勇力，而工書，善屬文。高宗時，爲左驍衛郎將、東臺詳正學士。之問弱冠知名，尤善五言詩，當時無能出其右者。初征令與楊炯分直內教，俄授洛州參軍，累轉尚方監丞、左奉宸內供奉。易之兄弟雅愛其才，之問亦傾附焉。預修《三教珠英》，常扈從遊宴。則天幸洛陽龍門，令從官賦詩，左史東方虬詩先成，則天以錦袍賜之。及之問詩成，則天稱其詞愈高，奪虬錦袍以賞之。

及易之等敗，左遷瀧州參軍。未幾，逃還，匿於洛陽人張仲之家。仲之與駙馬都尉王同皎等謀殺武三思，之問令兄子發其事以自贖。及同皎等獲罪，起之問爲鴻臚主薄，由是深爲義士所譏。

景龍中，再轉考功員外郎。時中宗增置修文館學士，擇朝中文學之士，之問與薛稷、杜審言等首膺其選，當時榮之。及典舉，引拔後進，多知名者。尋轉越州長史。

睿宗即位，以之問嘗附張易之、武三思，配徙欽州。先天中，賜死於徙所。之問再被竄謫，經途江、嶺，所有篇詠，傳布遠近。友人武平一爲之纂集，成十卷，傳於代。

世人以之問父爲三絕，之問以文詞知名，弟之悌有勇力，之遜善書，議者雲各得父之一絕。

弟 之悌

之悌，開元中自右羽林將軍出爲益州長史、劍南節度兼采訪使。尋遷太原尹。

閻朝隱

閻朝隱，趙州欒城人也。少與兄鏡幾、弟仙舟俱知名。朝隱文章雖無《風》、《雅》之體，善構奇，甚爲時人所賞。累遷給事中，預修《三教珠英》。張易之等所作篇什，多是朝隱及宋之問潛代爲之。聖歷二年，則天不豫，令朝隱往少室山祈禱。朝隱乃曲申悅媚，以身爲犧牲，請代上所苦。及將康復，賜絹彩百匹、金銀器十事。俄轉麟臺少監。易之伏誅，坐徙嶺外。尋召還。先天中，復爲秘書少監。又坐事貶爲通州別駕，卒官。

朝隱修《三教珠英》時，成均祭酒李嶠與張昌宗爲修書使，盡收天下文詞之士爲學士，預其列者，有王無競、李適、尹元凱，並知名於時。自餘有事跡者，各見其本傳。

附 王無競

王無競者，字仲烈。其先瑯邪人，因官徙居東萊，宋太尉弘之十一代孫。父侃，棣州司馬。

無競有文學，初應下筆成章舉及第，解褐授趙州欒城縣尉，歷秘書省正字，轉右武衛倉曹、洛陽縣尉，遷監察御史，轉殿中。舊例，每日更直於殿前。正班時，宰相宗楚客、楊再思常離班偶語，無競前曰：「朝禮至敬，公等大臣，不宜輕易以慢恆典。」楚客等大怒，轉無競爲太子舍人。神龍初，坐訶詆權幸，出爲蘇州司馬。及張易之等敗，以嘗交往，再貶嶺外，卒於廣州，年五十四。

附 李適

李適者，雍州萬年人。景龍中，爲中書舍人，俄轉工部侍郎。睿宗時，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被徵至京師。及還，適贈詩，序其高尚之致，其詞甚美，當時朝廷之士，無不屬和，凡三百餘人。徐彥伯編而敘之，謂之《白雲記》，頗傳於代。尋卒。

附 尹元凱

尹元凱者，瀛州樂壽人。初爲磁州司倉，坐事免，乃棲遲山林，不求仕進，垂三十年。

與張説、盧藏用特相友善，征拜右補闕。卒於并州司馬。

賈曾

賈曾，河南洛陽人也。父言忠，乾封中爲侍御史。時朝廷有事遼東，言忠奉使往支軍糧。及還，高宗問以軍事，言忠畫其山川地勢，及陳遼東可平之狀，高宗大悅。又問諸將優劣，言忠曰：「李勣先朝舊臣，聖鑒所悉。龐同善雖非鬥將，而持軍嚴整。薛仁貴勇冠三軍，名可振敵。高侃儉素自處，忠果有謀。契苾何力沈毅持重，有統禦之才，然頗有忌前之癖。諸將夙夜小心，忘身憂國，莫過於李勣者。」高宗深然之。累轉吏部員外郎。坐事左遷邵州司馬，卒。

曾少知名。景雲中，爲吏部員外郎。玄宗在東宮，盛擇宮僚，拜曾爲太子舍人。時太子頻遣使訪召女樂，命宮臣就率更署閱樂，多奏女妓。曾啟諫曰：

臣聞作樂崇德，以感人神，《韶》、《夏》有容，《鹹》、《英》有節，婦人媟黷，無豫其間。昔魯用孔子，幾至於霸，齊人懼之，饋以女樂，魯君既受，孔子所以行。戎有由餘，兵強國富，秦人反間，遺之女妓，戎王耽悅，由餘乃奔。斯則大聖名賢，嫉之已久。良以婦人爲樂，必務冶容，哇姣動心，蠱惑喪誌，上行下效，淫俗將成，敗國亂人，實由茲起。

伏惟殿下神武命代，文思登庸，宇內顒顒，瞻仰德化。而渴賢之美，未被於民心；好妓之聲，或聞於人聽。豈所以追啟、誦之徽烈，襲堯、舜之英風者哉！至若監撫餘閑，宴私多豫，後庭妓樂，古或有之，非以風人，爲弊猶隱。至於所司教習，章示群僚，慢伎淫聲，實虧睿化。伏願下教令，發德音，屏倡優，敦《雅》、《頌》，率更女樂，並令禁斷，諸使采召，一切皆停。則朝野內外，皆知殿下放鄭遠佞，輝光日新，凡在含生，孰不欣戴。

太子手令答曰：「比嘗聞公正直，信亦不虛。寡人近日頗尋典籍，至於政化，偏所留心，女樂之徒，亦擬禁斷。公之所言，雅符本意。」俄特授曾中書舍人。曾以父名忠，固辭。乃拜諫議大夫、知制誥。

明年，有事於南郊，有司立議，唯祭昊天上帝，而不設皇地祇之位。曾奏議：「請於南郊方丘，設皇地祇及從祀等坐，則禮惟稽古，義得緣情。」睿宗令宰相及禮官詳議，竟

依曾所奏。開元初，復拜中書舍人，曾又固辭，議者以爲中書是曹司名，又與曾父音同字別，於禮無嫌，曾乃就職。與蘇晉同掌制誥，皆以詞學見知，時人稱爲蘇賈。曾後坐事，貶洋州刺史。開元六年，玄宗念舊，特恩甄敘，繼歷慶、鄭等州刺吏，入拜光祿少卿，遷禮部侍郎。十五年卒。

子 至

子至。至，天寶末爲中書舍人。祿山之亂，從上皇幸蜀。時肅宗即位於靈武，上皇遣至爲傳位冊文。上皇覽之，嘆曰：「昔先帝遜位於朕，冊文則卿之先父所爲。今朕以神器大寶付儲君，卿又當演誥。累朝盛典，出卿父子之手，可謂難矣！」至伏於御前，嗚咽感涕。

寶慶二年，爲尚書左丞。時禮部侍郎楊綰上疏，請依古制。縣令舉孝廉於刺史，試其所通之學，送名於省；省試每經問義十條、對策三道，取其通否。詔令左右丞、諸司侍郎、大夫、中丞、給、舍等參議，議者多與綰同。至議曰：

夏之政尚忠，殷之政尚敬，周之政尚文，然則文與忠、敬，皆統人之行也。是故前代以文取士，本行也；由詞以觀行，則及詞也。宣父稱「顏子不遷怒，不貳過」，謂之「好學」。至乎修《春秋》，則遊、夏不能措一辭，不亦明乎！間者，禮部取人，有乖斯義。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，而不窮旨義，豈能知「遷怒」、「貳過」之道乎？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，唯擇浮艷，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？是以上失其源，下襲其流，乘流波蕩，不知所止，先王之道，莫能行也。夫先王之道消，則小人之道長；小人之道長，則亂臣賊子由是出焉。臣弒其君，子弒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來者漸矣！漸者何？儒道不舉，取士之失也。夫一國之事，系一人之本，謂之風。贊揚其風，系卿大夫也，卿大夫何嘗不出於士乎？今取士，試之小道，不以遠者大者，使幹祿之徒，趨馳末術，是誘導之差也。所以祿山一呼，四海震蕩；思明再亂，十年不復。向使禮讓之道弘，仁義之風著，則忠臣孝子，比屋可封，逆節不得而萌也，人心不得而搖也。

且夏有天下四百載，禹之道喪，而殷始興焉。殷有天下六百祀，湯之法棄，而周始興焉。周有天下八百年，文、武之政弊，而秦始並焉。觀三代之選士任賢，皆考實行，故能風俗淳一，運祚長遠。秦坑儒士，二代而亡。漢興，雜用三代之政，弘四科之舉，終彼四百，豈非學行道扇，化行於鄉里哉！自魏至隋，僅四百載，竊號僭位，德義不修，是以子孫速顛，享國鹹促。

國家革魏、晉、隋、梁之弊，承夏、殷、周、漢之業，四隩既宅，九州攸同，覆幬生育，德合天地。安有舍皇王舉士之道，從亂代取人之術！此公卿大夫之辱也。

今西京有太學，州縣有小學，兵革一動，生徒流離，儒臣師氏，祿廩無由，貢士不稱行實，胄子何嘗講習。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，謂弘奬勸，不其謬歟！只足以長浮薄之風，啟僥幸之路矣！其國子博士等，望加員數，厚其祿秩，通儒碩生，間居其職。十道大郡，量置太學館，令博士出外，兼領郡官，召置生徒，依乎故事，保桑梓者，鄉里舉焉，在流寓者，閣序推焉。朝而行之，夕見其利。

議者然之。宰臣等奏以舉人舊業已成，難於速改。其今歲舉人，望且依舊。貢至所議，來年允之。

廣德二年，轉禮部侍郎。是歲，至以時艱歲歉，舉人赴省者，奏請兩都試舉人，自至始也。永泰元年，加集賢院待制。大歷初，改兵部侍郎。五年，轉京兆尹、兼御史大夫，卒。

許景先

許景先，常州義興人，後徙家洛陽。少舉進士，授夏陽尉。神龍初，東都起聖善寺報慈閣。景先詣闕獻《大像閣賦》，詞甚美麗，擢拜左拾遺。累遷給事中。開元初，每年賜射，節級賜物，屬年儉，甚費府庫。景先奏曰：

近臣三九之辰，頻賜宴射，已著格令，猶降綸言。但古制不存，禮章多闕，官員累倍，帑藏未充，水旱相仍，繼之師旅。既不足以觀德，又未足以威邊；耗國損人，且爲不急。夫古之天子，以射選諸侯，以射飾禮樂，以射觀容誌，故有《騶虞》、《貍首》之奏，《采蘩》、《采蘋》之樂。天子則以備官爲節，諸侯則以時會爲節，卿大夫以循法爲節，士以不失職爲節，皆審誌固行，德美事成，陰陽克和，暴亂不作。故諸侯貢士，亦試於射宮；容體有虧，則絀其地。是諸侯君臣皆盡誌於射，射之禮也大矣哉！今則不然。眾官既多，鳴鏑亂下，以苟獲爲利，以偶中爲能，素無五善之容，頗失三侯之禮。冗官厚秩，禁衛崇班，動盈累千，其算無數。近河南、河北，水澇處多，林胡小蕃，見寇郊壘，軍書日至，河朔騷然。命將除兇，未圖克捷；興師十萬，日費千金。去歲豫、亳兩州，微遭旱損，庸賦不辦，以致流亡。聖人憂勤，降使招恤，流離歲月，猶未能安，人之困

窮，以至於此。今一箭偶中，是一丁庸調，用之既無惻隱，獲之固無恥慚。考古循今，則爲未可。且禁衛武官，隨番許射，能中的者，必有賞焉。此則訓武習戎，時習不闕，待寇寧歲稔，率由舊章，則愛禮養人，幸甚！幸甚！

自是乃停賜射之禮。

俄轉中書舍人。自開元初，景先與中書舍人齊浣、王丘、韓休、張九齡掌知制誥，以文翰見稱。中書令張説嘗稱曰：「許舍人之文，雖無峻峰激流嶄絕之勢，然屬詞豐美，得中和之氣，亦一時之秀也。」十年夏，伊、汝泛溢，漂損居人廬舍，溺死者甚眾。景先言於侍中源乾曜曰：「災眚所降，必資修德以禳之。《左傳》所載『降服出次』，即其事也。誠宜發德音，遣大臣存問，憂人罪己，以答天譴。明公位存輔弼，當發明大體，以啟沃明主，不可緘默也。」乾曜然其言，遽以聞奏，乃下詔遣戶部尚書陸象先往賑給窮乏。

十三年，玄宗令宰臣擇刺史之任，必在得人，景先首中其選，自吏部侍郎出爲虢州刺史。後轉岐州，入拜吏部侍郎，卒。

賀知章

賀知章，會稽永興人，太子洗馬德仁之族孫也。少以文詞知名，舉進士。初授國子四門博士，又遷太常博士，皆陸象先在中書引薦也。開元十年，兵部尚書張説爲麗正殿修書使，奏請知章及秘書員外監徐堅、監察御史趙冬曦，皆入書院，同撰《六典》及《文纂》等，累年，書竟不就。後轉太常少卿。

十三年，遷禮部侍郎，加集賢院學士，又充皇太子侍讀。是歲，玄宗封東嶽，有詔應行從群臣，並留於谷口，上獨與宰臣及外壇行事官登於嶽上齋宮之所。

初，上以靈山清潔，不欲喧繁，召知章講定儀註，因奏曰：「昊天上帝君位，五方諸帝臣位，帝號雖同，而君臣異位。陛下享君位於山上，群臣祀臣位於山下，誠足垂範來葉，爲變禮之大者也。然禮成於三獻，亞終合於一處。」上曰：「朕正欲如是，故問卿耳。」於是敕：「三獻於山上行事，五方帝及諸神座於下壇行事。」

俄屬惠文太子薨，有詔禮部選挽郎，知章取舍非允，爲門廕子弟喧訴盈庭。知章於是以

梯登墻，首出決事，時人鹹嗤之，由是改授工部侍郎，兼秘書監同正員，依舊充集賢院學士。俄遷太子賓客、銀青光祿大夫兼正授秘書監。

知章性放曠，善談笑，當時賢達皆傾慕之。工部尚書陸象先，即知章之族姑子也，與知章甚相親善。象先常謂人曰：「賀兄言論倜儻，真可謂風流之士。吾與子弟離闊，都不思之，一日不見賀兄，則鄙吝生矣。」

知章晚年尤加縱誕，無復規檢，自號四明狂客，又稱「秘書外監」，遨遊裏巷。醉後屬詞，動成卷軸，文不加點，咸有可觀。又善草隸書，好事者供其箋翰，每紙不過數十字，共傳寶之。

附 張旭

時有吳郡張旭，亦與知章相善。旭善草書，而好酒，每醉後號呼狂走，索筆揮灑，變化無窮，若有神助，時人號爲張顛。

天寶三載，知章因病恍惚，乃上疏請度爲道士，求還鄉里，仍舍本鄉宅爲觀。上許之，仍拜其子典設郎曾爲會稽郡司馬，仍令侍養。禦制詩以贈行，皇太子已下鹹就執別。至鄉無幾壽終，年八十六。

肅宗以侍讀之舊，乾元元年十一月詔曰：「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，器識夷淡，襟懷和雅，神清誌逸，學富才雄，挺會稽之美箭，蘊昆崗之良玉。故飛名仙省，侍講龍樓，常靜默以養閑，因談諧而諷諫。以暮齒辭祿，再見款誠，願追二老之蹤，克遂四明之客。允葉初誌，脫落朝衣，駕青牛而不還，狎白衣而長往。丹壑非昔，人琴兩亡，惟舊之懷，有深追悼，宜加縟禮，式展哀榮。可贈禮部尚書。」

先是，神龍中，知章與越州賀朝、萬齊融，揚州張若虛、邢巨，湖州包融，俱以吳、越之士，文詞俊秀，名揚於上京。朝萬止山陰尉，齊融昆山令，若虛兗州兵曹，巨監察御史。融遇張九齡，引爲懷州司戶、集賢直學士。數子人間往往傳其文，獨知章最貴。

神龍中，有尉氏李登之，善五言詩，蹉跌不偶，六十餘，爲宋州參軍卒。

席豫

席豫，襄陽人，湖州刺史固七世孫，徙家河南。豫進士及第。開元中，累官至考功員外郎，典舉得士，爲時所稱。三遷中書舍人，與韓休、許景先、徐安貞、孫逖相次掌制誥，皆有能名。轉戶部侍郎，充江南東道巡撫使，兼鄭州刺史。入爲吏部侍郎，玄宗謂之曰：「卿以前爲考功，職事修舉，故有此授。」豫典選六年，復有令譽。天寶初，改尚書左丞。尋檢校禮部尚書，封襄陽縣子。玄宗幸溫泉宮，登朝元閣賦詩，群臣屬和。帝以豫詩爲工，手制褒美曰：「覽卿所進，實詩人之首出，作者之冠冕也。」

豫與弟晉，俱以詞藻見稱。而豫性尤謹，雖與子弟書疏及吏曹簿領，未嘗草書。謂人曰：「不敬他人，是自不敬也。」或曰：「此事甚細，卿何介意？」豫曰：「細猶不謹，而況巨耶！」七載，卒於位，時年六十九。

疾篤，謂其子曰：「吾亡三日斂，斂日即葬，勿更久留，貽公私之煩。家無餘財，可賣所居，聊備葬禮。」人嘉其達。贈江陵大都督，謚曰文。

附 徐安貞

徐安貞者，信安龍丘人。尤善五言詩。嘗應制舉，一歲三擢甲科，人士稱之。開元中，爲中書舍人、集賢院學士。上每屬文及作手詔，多命安貞視草，甚承恩顧。累遷中書侍郎。天寶初卒。

齊浣

齊浣，定州義豐人。少以詞學稱。弱冠以制科登第，釋褐蒲州司法參軍。景雲二年，中書令姚崇用爲監察御史。彈劾違犯，先於風教，當時以爲稱職。開元中，崇復用爲給事中，遷中書舍人。論駁書詔，潤色王言，皆以古義謨誥爲準的。侍中宋璟、中書侍郎蘇頲並重之。秘書監馬懷素、右常侍元行沖受詔編次四庫群書，乃奏浣爲編修使，改秘書少監。尋丁憂免。

十二年，出爲汴州刺史。河南，汴爲雄郡，自江、淮達於河、洛，舟車輻輳，人庶浩繁。前後牧守，多不稱職，唯倪若水與浣皆以清嚴爲治，民吏歌之。中書令張説擇左右丞之才，舉懷州刺史王丘爲左丞，以浣爲右丞。李元紘、杜暹爲相，以開府、廣平公宋璟爲吏部尚書，又用戶部侍郎蘇晉與浣爲吏部侍郎，當時以爲高選。

時開府王毛仲寵幸用事，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爲姻親，故北門官見毛仲奏請，無不之允，皆受毛仲之惠，進退隨其指使。浣惡之，乘間論之曰：「福順典兵馬，與毛仲婚姻，小人寵極則奸生，若不預圖，恐後爲患，惟陛下思之。況腹心之委，何必毛仲，而高力士小心謹慎，又是閹官，便於禁中驅使。臣雖過言，庶裨萬一。臣聞君不密則失臣，臣不密則失身，惟聖慮密之。」玄宗嘉其誠，諭之曰：「卿且出。朕知卿忠義，徐俟其宜。」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出爲興州別駕，浣與察善，出城餞之，因語禁中諫語。察性譖諂，遽以浣語奏之。玄宗怒，令中書門下鞫問。又召浣於內殿，謂之曰：「卿向朕道『君不密則失臣，臣不密則失身』，而疑朕不密，而翻告麻察，是何密耶？麻察輕險無行，常遊太平之門，此日之事，卿豈不知耶？」浣免冠頓首謝罪，乃貶高州良德丞。又貶察爲潯州皇化尉。浣數年量移常州刺史。

二十五年，遷潤州刺史，充江南東道采訪處置使。潤州北界隔吳江，至瓜步沙尾，紆匯六十里，船繞瓜步，多爲風濤之所漂損。浣乃移其漕路，於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，又開伊婁河二十五里，即達揚子縣。自是免漂損之災，歲減腳錢數十萬。又立伊婁埭，官收其課，迄今利濟焉。數年，復爲汴州刺史。淮、汴水運路，自虹縣至臨淮一百五十里，水流迅急，舊用牛曳竹索上下，流急難制。浣乃奏自虹縣下開河三十餘里，入於清河，百餘里出清水，又開河至淮陰縣北岸入淮，免淮流湍險之害。久之，新河水復迅急，又多僵石，漕運難澀，行旅弊之。

浣因高力士中助，連爲兩道采訪使。遂興開漕之利，以中人主意，復勾剝貨財，賂遣中貴，物議薄之。又納劉戒之女爲妾，淩其正室，專制家政。李林甫惡之，遣人掎摭其失。會浣判官犯贓，浣連坐，遂廢歸田裏。

天寶初，起爲員外少詹事，留司東都。時絳州刺史嚴挺之爲林甫所構，除員外少詹事，留司東都。與浣皆朝廷舊德，既廢居家巷，每園林行樂，則杖屨相過，談宴終日。林甫聞而患之，欲離其勢。五年，用浣爲平陽太守。卒於郡。肅守即位，爲林甫所陷者皆得雪，浣受褒贈。

王浣

王浣，并州晉陽人。少豪蕩不羈。登進士第，日以蒲酒爲事。并州長史張嘉貞奇其才，禮接甚厚。浣感之，撰樂詞以敘情，於席上自唱自舞，神氣豪邁。張説鎮并州，禮浣益

至。會説復知政事，以浣爲秘書正字，擢拜通事舍人，遷駕部員外。櫪多名馬，家有妓樂。浣發言立意，自比王侯；頤指儕類，人多嫉之。

説既罷相，出浣爲汝州長史，改仙州別駕。至郡，日聚英豪，從禽擊鼓，恣爲歡賞，文士祖詠、杜華常在座，於是貶道州司馬，卒。有文集十卷。

李邕

李邕，廣陵江都人。父善，嘗受《文選》於同郡人曹憲。後爲左侍極賀蘭敏之所薦引，爲崇賢館學士，轉蘭臺郎。敏之敗，善坐配流嶺外。會赦還，因寓居汴、鄭之間，以講《文選》爲業。年老疾卒。所註《文選》六十卷，大行於時。

邕少知名。長安初，內史李嶠及監察御史張廷珪，並薦邕詞高行直，堪爲諫諍之官，由是召拜左拾遺。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，請付法推斷。則天初不應，邕在階下進曰：「臣觀宋璟之言，事關社稷，望陛下可其奏。」則天色稍解，始允宋璟所請。

既出，或謂邕曰：「吾子名位尚卑，若不稱旨，禍將不測，何爲造次如是？」邕曰：「不願不狂，其名不彰。若不如此，後代何以稱也？」

及中宗即位，以妖人鄭普思爲秘書監，邕上書諫曰：

蓋人有感一餐之惠，殞七尺之身；況臣爲陛下官，受陛下祿，而目有所見，口不言之，是負恩矣！自陛下親政日近，復在九重，所以未聞在外群下竊議。道路籍籍，皆云普思多行詭惑，妄説妖祥。唯陛下不知，尚見驅使。此道若行，必撓亂朝政。臣至愚至賤，不敢以胸臆對揚天威，請以古事爲明證。孔丘云：「《詩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無邪。」陛下今若以普思有奇術，可致長生久視之道，則爽鳩氏久應得之，永有天下，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。若以普思可致仙方，則秦皇、漢武久應得之，永有天下，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。若以普思可致佛法，則漢明、梁武久應得之，永有天下，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。若以普思可致鬼道，則墨翟、幹寶，各獻於至尊矣，而二主得之，永有天下，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！此皆事涉虛妄，歷代無效，臣愚不願陛下復行之於明時。唯堯、舜二帝，自古稱聖，臣觀所得，故在人事，敦睦九族，平章百姓，不聞以鬼神之道理天下。伏願陛下察之，則天下幸甚！

疏奏不納。以與張柬之善，出爲南和令，又貶富州司戶。

唐隆元年，玄宗清內難，召拜左臺殿中侍御史，改戶部員外郎，又貶崖州舍城丞。開元三年，擢爲戶部郎中。

邕素與黃門侍郎張廷珪友善。時姜皎用事，與廷珪謀引邕爲憲官。事泄，中書令姚崇嫉邕險躁，因而構成其罪，左遷括州司馬。後征爲陳州刺史。

十三年，玄宗車駕東封回，邕於汴州謁見，累獻詞賦，甚稱上旨。由是頗自矜炫，自雲當居相位。張説爲中書令，甚惡之。俄而陳州贓汙事發，下獄鞫訊，罪當死，許州人孔璋上書救邕曰：

臣聞明主禦宇，舍過舉能，取材棄行；烈士抗節，勇不避死，見危授命。晉用林父，豈念過乎？漢用陳平，豈念行乎？禽息殞身，北郭碎首，豈愛死乎？向若林父誅，陳平死，百里不用，晏嬰見逐，是晉無赤狄之士，漢無皇極之尊，秦不並西戎，齊不霸東海矣！

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，學成師範，文堪經國；剛毅忠烈，難不苟免。往者張易之用權，人畏其口，而邕折其角；韋氏恃勢，言出禍應，而邕挫其鋒。雖身受謫屈，而奸謀中損，即邕有大造於我邦家也。且斯人所能者，拯孤恤窮，救乏賑惠，積而便散，家無私聚。今聞坐贓下吏，鞫訊待報，將至極刑，死在朝夕。

臣聞生無益於國，不若殺身以明賢。臣朽賤庸夫，輪轅無取，獸息禽視，雖生何爲！況賢爲國寶，社稷之衛，是臣痛惜深矣！臣願六尺之軀，甘受膏斧，以代邕死。臣之死，所謂落一毛；邕之生，有足照千里。然臣與邕，生平不款，臣知有邕，邕不知有臣。臣不逮邕，明矣！夫知賢而舉，仁也；代人任患，義也。臣獲二善而死。且不朽，則又何求！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贖邕，雁門縫掖有效矣。伏惟陛下寬邕之生，速臣之死。令邕率德改行，想林父之功；使臣得瞑目黃泉，附北郭之跡，臣之大願畢矣！陛下即以陽和之始，難於用鉞，俟天成命，敢忘伏劍，豈煩大刑，然後歸死。皇天後土，實照臣之心。

昔吳、楚七國叛，因亞夫得劇孟，則寇不足憂。夫以一賢之能，敵七國之眾。伏惟敷含垢之道，存棄瑕之義；遠思劇孟，近取李邕，豈惟成愷悌之澤，實亦歸天下之望！況大

禮之後，天地更新，赦而復論，人誰無罪？惟明主圖之。臣聞士爲知己者死。且臣不爲死者所知，甘於死者，豈獨爲惜邕之賢，亦成陛下矜能之德。惟明主圖之！

疏奏，邕已會減死，貶爲欽州遵化縣尉，璋亦配流嶺南而死。邕後於嶺南從中官楊思勗討賊有功，又累轉括、淄、滑三州刺史，上計京師。

邕素負美名，頻被貶斥，皆以邕能文養士，賈生、信陵之流，執事忌勝，剝落在外。人間素有聲稱，後進不識，京、洛阡陌聚觀，以爲古人。或將眉目有異，衣冠望風，尋訪門巷。又中使臨問，索其新文，復爲人陰中，竟不得進。

天寶初，爲汲郡、北海二太守。邕性豪侈，不拘細行，所在縱求財貨，馳獵自恣。五載，奸贓事發。又嘗與左驍衛兵曹柳勣馬一匹，及勣下獄，吉溫令勣引邕議及休咎，厚相賂遺，詞狀連引，敕刑部員外郎祁順之、監察御史羅希奭馳往就郡決殺之，時年七十餘。

初，邕早擅才名，尤長碑頌。雖貶職在外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，多賚持金帛，往求其文。前後所制，凡數百首，受納饋遺，亦至鉅萬。時議以爲自古鬻文獲財，未有如邕者。有文集七十卷。其《張韓公行狀》、《洪州放生池碑》、《批韋巨源謚議》，文士推重之。後因恩例，得贈秘書監。

孫逖

孫逖，潞州涉縣人。曾祖仲將，壽張丞。祖希莊，韓王府典簽。父嘉之，天冊年進士擢第，又以書判拔萃，授蜀州新津主簿。歷曲周、襄邑二縣令，以宋州司馬致仕，卒，年八十三。

逖幼而英俊，文思敏速。始年十五，謁雍州長史崔日用。日用小之，令爲《土火爐賦》。逖握翰即成，詞理典贍。日用覽之駭然，遂爲忘年之交，以是價譽益重。開元初，應哲人奇士舉，授山陰尉。遷秘書正字。十年，應制登文藻宏麗科，拜左拾遺。張説尤重其才，逖日遊其門，轉左補闕。黃門侍郎李暠出鎮太原，辟爲從事。

暠在鎮，與蒲州刺史李尚隱遊於伯樂川，逖爲之記，文士盛稱之。二十一年，入爲考功員外郎、集賢修撰。逖選貢士二年，多得俊才。初年則杜鴻漸至宰輔，顏真卿爲尚書。後年拔李華、蕭穎士、趙驊登上第，逖謂人曰：「此三人便堪掌綸誥。」

二十四年，拜逖中書舍人。逖自以通籍禁闈，其父官才邑宰，乃上表陳情曰：「臣父嘉之，雖當暮齒，幸遇明時，綿歷驅馳，才及令長。臣夙荷嚴訓，累登清秩，頻遷省闥，又拜掖垣。地近班榮，臣則過量；途遙日暮，父乃後時。在公府有偷榮之責，於私庭無報德之效，反慚烏鳥，徒廁鴛鴻。伏望降臣一外官，特乞微恩，稍沾臣父。」玄宗優詔獎之，授嘉之宋州司馬致仕，尋卒。

丁父喪免。二十九年服闋，復爲中書舍人。其年充河東黜陟使。天寶三載，權判刑部侍郎。五載，以風病求散秩，改太子左庶子。逖掌誥八年，制敕所出，爲時流嘆服。議者以爲自開元已來，蘇頲、齊浣、蘇晉、賈曾、韓休、許景先及逖，爲王言之最。逖尤善思，文理精練，加之謙退不伐，人多稱之。以疾沈廢累年，轉太子詹事。上元中卒。廣德二年，詔贈尚書右僕射，謚曰文。有集三十卷。

子宿、絳、成。逖弟遹、遘、造。

弟 遹

遹終左武衛兵曹。宿歷河東掌記。代宗朝歷刑部郎中、中書舍人，出爲華州刺史，卒。

子 成

成，字退思，以父廕累授雲陽、長安尉，歷監察御史，轉殿中。隴右副元帥李抱玉奏充掌書記，入爲屯田、司勛二員外郎。丁母喪免，終制，出爲洛陽令，轉長安令。時兄宿爲華州刺史，因失火驚懼成喑病。成素孝悌，蒼黃請急，不俟報而趨華。代宗嘉之，嘆曰：「急難之切，觀過知仁。」歷倉部郎中、京兆少尹。出爲信州刺史，有惠政，郡人請立碑頌德，優詔褒美。轉蘇州刺史。貞元四年，改桂州刺史、桂管觀察使。五年卒。

孫 公器

宿子公器，官至信州刺史、邕管經略使。

公器子 簡

公器子簡、範，並舉進士。會昌後，兄弟繼居顯秩，歷諸道觀察使。簡，兵部尚書。子紓、徽，並登進士第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